

續傳燈錄卷第四

合

大鑑下第十一世
谷隱聽禪師法嗣三十五人

金山曇顥禪師

伏錫修已禪師

合四

竹園法顯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駙馬李遵昂居士

龍華齊岳禪師

谷隱可宗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乙

永福延照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英公夏竦居士

石門守進禪師

棲隱自然禪師

承天誓元禪師
翠峯普禪師

湖州上方新禪師
鳳凰了同禪師

壽寧慧靈禪師
廣教了同禪師

雲門靈毅禪師
蘇州泗洲妙禪師

安樂通照嚴禪師
雙林已禪師

襲親圓慧禪師
蹠山古禪師

普明澄禪師

福勝集禪師

廣德遠禪師

普照和尚

杭州覺圓上座

文康公王曙居士

谷隱薛大頭和尚

妙智光雲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見錄

已上二十三人見錄

神鼎諶禪師法嗣十四人

開聖寶情山主
已上二十三人見錄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

夾山子英禪師

隨州善光蘭禪師

鷲口政禪師

德山懷宥禪師

濬陽希譽禪師

高田法明禪師

潭州龍興禹禪師

枕峯清契禪師

永康延超禪師

靈芝子政禪師

龍興慧牧禪師

靈巖文智和尚已上十二人無錄

廣慧璣禪師七人

華嚴道隆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華嚴明禪師

雲臺已親禪師已上三見錄

梁山巖禪師法嗣一人

慧力慧南禪師

文公楊億居士已上四見錄

佛迹雲皎禪師

護國法端禪師

富樂智靜禪師

崇聖道珍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百丈恒禪師法嗣三人

西賢澄湜禪師

萬壽德興禪師

雲門知永禪師已上三見錄

梁山善冀禪師見錄

道吾詮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天平契愚禪師

歸宗柰禪師法嗣九人

羅漢行林禪師

功臣覺軻禪師

天童清簡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雪竇清禪師

古田道成禪師

二

崇壽

崇壽稠禪師法嗣四人

雲童令岑禪師

資國圓進禪師

已上二
人見錄

淨土惟素禪師

天童子寂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雲居錫禪師法嗣四人

般若從進禪師

清化志超禪師

已上二
人見錄

淨衆先禪師

法濟海蟾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慈雲謐禪師法嗣一人

谷隱法金禪師

無錄

石霜誠禪師法嗣一人

岳麓珪禪師

無錄

羅漢仁禪師法嗣一人

龍潭從曉禪師

無錄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

杭州丘氏子首謁

大陽玄禪師

人見錄

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

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

曰夜半正明天晚不露師因然遂謁谷隱舉

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

合四

三

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整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晚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遲薪火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

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為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

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觸牘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阜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苦苦閻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為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着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輒為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

嚼口中銕勸人放開體_格
繫軀_轍駐意捉思量喝曰
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
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
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
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
合四

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
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師乃自
唾一唾上堂秤鉢井底忽然浮老鼠多年變
作牛慧空見了拍手咲三脚猢猻差異猿上
堂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
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

四

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
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
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
從歸青嶂裏不出曰雲來白如何是却來底
人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四日信路遙空

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
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硬為塵曰如何是人
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
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鶯轉千
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

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間。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也。師
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柱杖六尺。曰：

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合五曰：恁麼則法
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鈎叉
曲鉤，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鈎叉

直鉤，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柱杖作釣魚
鉤。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合五擲
柱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却龍頭，卸却角
獸。曰：搜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

鬼哭。雪壓髑髏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
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
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已禪師杭州人。與浮山遠公
遊。尋卓菴廬山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
十餘載虎豹為隣。掌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寐。

冥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
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
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船船過海赤腳四鄉。

唐州大乘山德達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
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

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
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頷曰索火之機實快我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座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

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為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填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為人慶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接師乞師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靈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
當陽一句為誰宣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
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釵蒲路岐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
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
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
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
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
寒不舉頭師入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
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

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僧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鎖鐵
馴馬都尉李遵勗居士汴州人謁谷隱問出
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
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
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

合四

七

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届中都方接
塵蹕遜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嵒訪雪嶺之清
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劙
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
日耳墳座曰一箭落雙鷗公曰上座為甚麼
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

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賜胃躁熱有屁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眼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神鼎謹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廣慧璣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鄉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

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恠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換其洞上廉旨後為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覩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

合四

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

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異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談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達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咸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

塔于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
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
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

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

合四

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攢眉
九
師長嘆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跨

跑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傅祖印
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墳伯氏吹箏
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碌達

裏坐地不打閻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建寧人幼舉神異及
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
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
孔孟之右乎何僂甚因閱數板懵然始少敬
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叅問及由秘書監
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
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
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
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
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
夫蟲相敵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

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挾鼻勢曰這畜生更跨跪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師承密證寄李翰哲病夫風以煩惱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榮發俾其刺心之有詣墻面之無慚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減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沉疴神慮迷恍殆及少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頤蓬萬諒之旨趣正與安

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蘖黃蘖嗣百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蘖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為華

合四

山之子冊霞親承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綴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懿峯也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况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鶴不是冊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慙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答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

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
執力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為煎藥次公叫曰有
賊環下藥於公前义手側立公瞪目視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般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撓脣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

合四

十一

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噦噦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涯生與涯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

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梁山巖禪師法嗣

第

第

鼎州梁山善冀禪師僧問撥廬見佛時如何

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
良為賤曰為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
無師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寧省力纔見
僧來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
相悉

道吾詮禪師法嗣

卷之二

三

甚麼不相見師曰怨阿誰師廊下行次見僧
以拄杖示之僧便近前接師便打
歸宗系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
地湧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
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

相州天平山契愚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
風嗣阿誰師曰杖鼓兩頭打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鎮州蘿蔔石含茶居士問法無
動搖時如何師曰你從潞府來士曰一步也
不曾慕師曰因甚得到這裏士曰和尚睡語
作麼師曰放你二十棒官人問無隣可隔為

曰更須仔細上堂纔坐忽有貓兒跳上身師
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
玄徒而今貴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
父拋下貓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
何曾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

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
何即是師曰向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
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軒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
西山未審在什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
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合四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為事孤
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
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
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卷

廬山接賢澄湜禪師建寧人僧問趙州石橋
度驥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蟻蟆蚯
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着問仙
洞昨朝師唱罷接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
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
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
旨如何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
退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
不可無言便下座間昆目仙人執善財手見
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
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叉曰幸好一盤飯不

可移板蓋雖然如此試唼 啟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

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師曰
汝且自為乃曰問菴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

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為藏拙何期
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

合四

十三 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

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
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
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
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

也未問心王出勃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偏看
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着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崇壽綱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本州蔡氏子僧問如
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瞌睡漢

杭州資國圓通山主本州人僧問舟霞燒木
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柏樹子
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喫點頭問古人道
東家作驥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
天下

雲居錫樟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切忌飲著日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
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杭州董氏子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

是即沒交涉

卷

十四末

合四

續傳燈錄卷第四

卷

四

永樂北藏

續傳燈錄

第一九六冊